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觴開彤雲閣 銷良夜笛弄芙蓉洲

話說十五日黎明。彤雲閣中早有青萍領著多人，搬了無數鋪墊器皿，以及燈幔和那小圓桌、小坐墩，鋪設得十分停當。已初一刻，荷生和采秋來了，又親自點綴一番，比三月三那一日更雅麗得許多。采秋又吩咐跟班，傳諭看守芙蓉洲的人，備下兩支畫船。分派甫畢，小岑、劍秋、紫滄陸續到了。一會，瑤華也來。

此時已有午初，癡珠、秋痕卻不見動靜，叫人向對面秋華堂探問，說「韋老爺天亮就便衣坐車，帶著禿頭走了。」一會，丹翬、曼雲先後都到。

差不多午正，荷生著急，又叫人打聽。一會，穆升親自過來回道：「爺早起吩咐套車時，小的也曾回過：『老爺今日請酒，爺怎的出門？』爺笑著說道：『我難道一去不回來麼？』」荷生詫異，大家都說道：「叫人菜市街走一遭罷。」荷生打發穆升和李安去。又等了好一會，荷生吩咐開飯，八個人即在彤雲閣下層吃著。

忽見董慎笑嬉嬉的跑上來，回道：「韋老爺、劉姑娘通來了，小的在河堤上望見。」大家便出席往外探看，祇見禿頭汗淋淋的跟著秋痕進門。秋痕一身淡妝，上穿淺月紡綢夾襖，下繫白綾百摺宮裙。直似一樹梨花，遠遠扶掖而至。癡珠隨後進來，望著大家都站在正面湘簾邊，便含笑說道：「我肚餓極了！」荷生笑道：「你半天跑到那裏？」

當下秋痕已上臺階，扶曼雲的手，說道：「他今日同我出城，來回趕有四十里路。」大家問：「是何事？」癡珠、秋痕總不肯說。見杯盤羅列，祇道席了，便道：「我須吃些點心，再喝酒。」采秋道：「賞仲秋本晚夕的事，給我看，還是端上飯，四下鐘後到閣上慢慢喝酒。」秋痕說道：「採姊姊說得是。那一天讓如的局，兩頓接連，叫人怪膩膩的不爽快。」荷生見說得有理，便催家人上菜端飯。大家用些，各自散開，坐的坐，躺的躺，閑步的閑步。

是日，晴光和藹，風不颯塵。癡珠瞧著一群粉黛，個個打扮得嬌嬌媚媚。就中采秋珠絡垂肩，雲裳拖地，更覺得婉媚端重，華貴無雙。帶一個小丫鬟，名喚香雪，垂髻刷翠，秋水盈盈，伶俐也不在紅豆之下。便癡癡的躺在左邊小炕上呆想。

秋痕卻攜著瑤華，站在院子裏。望著閣上，見正面檐前掛十二盞寶蓋珠絡的琉璃燈，兩廊及閣下正面掛的是斗方玻璃燈，通是素的。便說道：「今晚卻不要有燈纔好呢。」瑤華道：「點這樣素淨的燈，就也不礙月色。」丹翬、曼雲、劍秋、紫滄卻從西廊小門，渡過芙蓉洲畔閑逛，見洲內蓮葉半凋，尚有幾朵紅蓮，亭亭獨艷，其餘草花滿地，五色紛披。

此時癡珠躺在炕上。采秋到閣後小屋更衣，從紗窗中瞧見後面小池，喂有數十個大金魚。啾啾浮萍，升沉游泳。便招荷生、小岑由東廊繞到池邊，坐在石欄上，悄悄的瞧。

忽聽得癡珠吟道：「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」采秋便笑道：「癡珠又牢騷起來！」癡珠不答，秋痕便掀簾子和瑤華進得屋裏。癡珠高誦趙郊卿《遺令》道：「大丈夫生世，遁無箕山之操，仕無伊呂之助，天不我與，有志無時，命也奈何！」荷生笑道：「何物狂奴，故態復作？」采秋輕聲道：「他今日出城，到底去甚麼地方？」

正往下說，忽然丹翬、曼雲一路笑聲吱吱，跑入屋裏，鬢亂釵斜，裙歪衣污，向椅上坐下，喘作一團。大家忙問緣故，兩個一邊笑，一邊喘。半晌，丹翬纔說道：「你們看！」又笑不可仰。隨後曼雲忍著笑道：「劍秋耍刀。」又嗤嗤的笑。瑤華聽見耍刀，就先跑去看。

荷生大家都跟出來。祇見紫滄拿把六尺長關刀，在院子裏如旋風般舞。劍秋仗著雙劍，正從西廊小門轉出來，紫滄就讓過一邊。劍秋站在一邊。也將雙劍舞起，兩邊舞得如飛花滾雪一般，臺階上大家俱看得出神。臨尾祇見寒光一晃，劍秋收住雙劍，紫滄也將刀立住。望著大家笑道：「這臺武戲好看不好看？」癡珠向荷生道：「你是懂得。」荷生笑道：「舞的名兒我也懂得，祇是沒有氣力。」紫滄早放下刀上來了，便說道：「采秋的劍舞得極好，你們是沒有見過呢。」小岑道：「你不曉得，他還射得好箭哩。」瑤華便道：「採姊姊，我同你舞一回去吧。」

此時劍秋倚著劍，也站在臺階上。采秋道：「是那裏來的這把劍？劍靶烏膩膩的腌臢，叫人怎拿得上手？」癡珠向劍秋道：「你是那裏取來的？」劍秋道：「我到芙蓉洲閑逛，不想洲邊有一人家，我認得是左營兵丁。他手上適拿把雌雄劍，我借來，渡過河，想嚇嚇鳳、彩波一嚇，不想他兩人，迎風都跌了一身的泥。」說得大家通笑。

荷生向紫滄道：「你這刀又是那裏來的？」紫滄道：「我是向汾神廟神將借來。」說得大家又笑。瑤華便叫人回去取劍。荷生也逼著采秋，叫人取弓箭，就向瑤華道：「晚上月下舞他一回，纔有趣呢。」采秋道：「這樣，何不就到閣上去坐？」荷生道：「好！」便喚跟人問道：「閣上都停妥沒有？」跟人回說：「早已停妥。」

荷生當下便領大家，由東廊走入小門。門內虯松修竹，繞座假山，黃石疊成，高有丈餘。蒼藤碧蘿、斑駁網罟。石磴數十級，曲曲折折到個平臺。由平臺西轉，一個朝南座落，便是彤雲閣上層。四圍甬道，繞以石欄。閣係五間，通作一間，落地花門，南北各二十四扇，東西各十二扇。正面上首擺一大炕，炕下放一圓桌，焚一爐百和香，蘭麝氤氳，香雲繚繞。頂隔中間，懸個五色綵絢百褶香雲蓋，掛一盞頂大光素玻璃燈。東西掛八盞瓜瓣式桔紅玻璃燈，也是頂大的。兩邊一邊四個座，俱是海棠式的坐墩，兩個坐墩夾個圓茶几。下首中間擺兩個坐，卻是梅花式的坐墩，也夾個圓茶几。茶几上各安個圓合，大小同茶几一般。

癡珠大家，見這般陳設，著實喜歡。荷生道：「我今日是個團圓大會，每位茶几上俱派定坐次。」大家瞧那個茶几上，放一紅箋，是荷生、采秋四個字。接著瞧去，東上首癡珠、秋痕，次是小岑、麼風。西上首是紫滄、琴仙，次是劍秋、彩波。癡珠笑道：「荷生竟鬧出，叫相公坐位來，我們就入坐吧。」大家也祇得照箋上寫的坐定。

采秋吩咐跟人：「取酒來。」家人答應，走到各人跟前，把盒蓋揭起，便是一個鑲成攢盒，共有十二碟果菜，兩付銀杯象箸，都鑲在裏面，十分精巧。每几下層，各送一個鴛鴦壺，遂淺斟低酌起來。癡珠道：「天色這般早，我們還行個令想想。」荷生道：「回回行令，也覺沒趣，今日還是清談吧。」

采秋因向癡珠說道：「你和荷生通是薦過鴻博，我且問你，酒令是何人創的？」癡珠笑道：「這一問倒有趣，我記得是漢賈逵。」荷生道：「我記得他本傳，就有這一條。」癡珠道：「不錯，我卻要請教你們，為何喚做酒糾？」采秋道：「唐時進士曲江初宴，召妓女錄觥罰的事，因此喚做酒糾，是不是呢？」劍秋笑道：「怪道采秋慣行酒令。」荷生道：「唐尚書郎入直，侍史一人，女史二人，皆選端正妖麗，執香爐香囊，護侍衣服。唐詩『春風侍女護朝衣』，又『侍女新添五夜香』，就是這侍史。如今，所以喚他們作女史。」秋痕道：「杜詩『畫省香爐圍伏枕』的註，不就引這一條麼？」

小岑喝了一鍾酒，笑道：「都有這般快活，我祇願做個省郎，也不願學劍秋，陞侍講了。」曼雲道：「你們怎麼喚做老爺呢？」癡珠道：「元朝起的，唐宋以前沒有此稱呼。」荷生道：「《元史·董搏霄傳》：『毛貴問搏霄曰：你為誰？曰：我董老爺也。』你指此條麼？」癡珠點頭。紫滄道：「金人稱岳武穆為『岳爺爺』，『老爺』二字，大約是金元人尊稱之詞，如今卻不值錢了。」

采秋笑道：「癡珠，我們自頭至腳，你能原原本本，說個清楚不能？」癡珠道：「我講一件，你們通喝一杯酒，我說錯了，我喝五杯。」瑤華道：「使得，我就喝。」於是采秋、秋痕五人通喝了。

癡珠道：「我如今從你們的髻講起。髻始於燧人氏，彼時無物繫縛，至女媧氏以羊毛為繩子，向後繫之，以荊枝及竹為笄，貫其髻髮。《古今註》：『周文王制平頭髻，昭王制雙裙髻。』又《妝臺記》：『文王於髻上加翠翹，傅之鉛粉，其合高，名曰風髻。』」

采秋接著說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風流的人。所以《關雎》為全詩之始。」癡珠道：「你不要橫加議論，等我講清這個髻，給你聽吧。高髻始於文王，後來孫壽的墮馬髻，趙飛燕的新髻，甄后的靈蛇髻，魏宮人的警鶴髻，愈出愈奇，講不盡了。這是真髻，還有假髻。《周禮·追師》副編註：『列髮為之，其遺像若今假髻。』《三輔》謂之『假髻』。《東觀漢記》：『章帝詔東平王蒼，以光烈皇后假髻、帛巾各一篋遺之。』後來便有『飛西髻』、『拋家髻』種種名號，也講不盡。采秋，我講這個髻，清楚不清楚？至如梳，始自赫胥氏；篦，始自神農；刷，始自殷，我也不細講了。」

荷生道：「癡珠今日，開了書廚。」劍秋道：「這不是八月十五，直是三月三鬥寶了。」采秋道：「你們不要阻他高興，聽他講下去，替我們編個《妝臺誌》不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你們每人喝兩杯酒，我再講吧。」采秋道：「那要講兩件。」癡珠道：「自然。」采秋諸人便各喝兩杯。

癡珠道：「一件畫眉。《詩》『子之清揚。』清，指目；揚，指眉。又『螭首蛾眉。』言美人的眉，此為最古，卻是天然修眉，不是畫的。其次屈原《大招》『蛾眉曼只』，宋玉《招魂賦》『蛾眉曼睩』。曼，訓澤，或者是畫。後來文君遠山、絳仙秀色、京兆眉嫵、瑩姊眉癖，全然是畫出來。唐明皇十眉圖，橫雲、斜月，皆其名。五代宮中畫眉，一曰開元御愛；二曰小山；三曰五岳；四曰三峰；五曰垂珠；六曰月棧；七曰粉梢；八曰涵煙；九曰拂雲；十曰倒暈。講這畫眉，清楚不清楚？一件穿耳。《山海經》『青丘之山宜女，其神小腰白齒，穿耳以口』，此穿耳之始。《物原》『耳環始於殷。』《三國誌》『諸葛恪曰：穿耳貫珠，蓋古尚也。』杜詩『玉環穿耳誰家女？』是穿耳直從三代至今，此風不改。我想好端端的耳，卻穿以環悅人之目，這是何說？」

瑤華笑道：「這就是纏足作俑了。」癡珠道：「我如今就講纏足。」劍秋道：「怎的這般快？美人手、美人乳通不考訂麼？」采秋道：「癡珠，你不要聽他胡鬧，你且講纏足。」癡珠道：「我是不喜歡婦人纏足呢。祇我的人，偏偏都裹著三寸金蓮，我也不能不隨緣了。劍秋，你且講纏足是始於何時？」小岑道：「吳均詩『羅窄裹春雲』，杜牧詩『鈿尺裁量減四分，纖纖玉筍裹輕雲』，似纏足始於唐人。」劍秋道：「六朝樂府有《雙行纏》詞云：『新羅纏行纏，足趺如春妍；他人不言好，獨我知可憐。』似六朝已有纏足。」

癡珠道：「《史記》：『臨淄女子，彈弦纏屣。』又云：『搖修袖，躡利履。』利者，言其小而尖銳也。《襄陽耆舊傳》：『盜發楚王塚，得官人玉履』漢班婕妤賦『思君弓履綦。』《雜事秘辛》：『吳均足長八寸，脛附丰妍，底平指斂，約縑逼屐，妝束微如宮中。』此皆裹足之證。齊東昏為潘妃鑿金，為蓮花貼地，令妃行其上，曰：『此步步生蓮花。』《瑯環記》：『馬嵬媚女王飛，得太真雀頭履一雙，長僅一寸。』是唐時已尚纖小。《道山新聞》：『李後主宮嬪窈娘，纖麗善舞。後主令以帛繞腳，纖小屈上作新月狀。』唐詩：『蓮中花更好，雲裏月長新。』就是為窈娘作的。以意斷之，上古美人如青琴、宓妃、嫦娥、湘君、湘夫人，必是雙雙白足。自周以後，美人南威、西子，已自裹足。但古風淳樸，必不是如今雙弓。漢唐以後，人心愈巧，始矯揉造作。為此窄窄金蓮，不盈一握，其實美人好處全不在此。」說得大家通笑了。

荷生道：「果是雙雙白足，自然也好，最難看是蓮船半尺，假作蓮瓣雙鈎。」荷生說這話時，瞧著秋痕低頭，手弄裙帶，就不往下說了。

癡珠會意，急說道：「我如今再講兩件。一則首飾：《山海經》：『王母梯幾而戴勝。』勝，婦人首飾，此首飾之始。《始儀實錄》：『燧人作笄，堯以銅為之，舜雜以象牙、玳瑁，文王又加翠翹、步搖。』《物原》：『五采通草花，呂后製。彩花，晉郭隗製。』《玉篇》：『圖彩，婦人頭花，髻飾。』是皆首飾。至釵始自夏，手鈿、指環始自殷，你們那些穿戴的金玉珠寶，日新月異，考不勝考了。一則妝飾：《神農本草》：『粉錫，一名鮮錫。』《墨子》：『禹造粉。』《博物誌》：『紂燒鉛錫作粉。』《中華古今註》：『秦穆公女弄玉，有容德，感仙人蕭史，為燒水銀作粉與塗，名飛雪丹。』此言粉之最古者，後來百英粉、丁香粉、木瓜粉、梨花粉、龍消粉，這也考不勝考。《古今註》：『燕支草似蒴花，出西域，土人以染，名為燕支，中國人謂之紅藍粉。』班固曰：『匈奴名妻曰關支，言可愛如燕支。』《古今註》：『胭脂蓋起自紂。』此言脂之最古者。脂有面脂，有口脂，見唐《百官誌》中。《韓子》：『毛嬙、西施之美麗，面用脂澤粉黛，則倍其初。』《廣誌》謂『面脂自魏興以來始有者』非。蔡邕《女誦》：『如脂則思其心之鮮，傅粉則思其心之和。』《妝臺記》：『美人妝面，既傅粉，復以胭脂調勻掌中，施之兩頰，濃者為酒暈妝，淡者為桃花妝。』梁簡文詩：『分妝開淺靨，繞臉傅斜紅。』面脂不是古妝麼？口脂，唐人謂之點脣，有胭脂暈諸品：一曰石榴嬌，二曰大紅春，三曰小紅春，四曰嫩吳香，五曰半邊嬌，六曰萬金紅，七曰聖檀心，八曰露珠兒，九曰內家圓，十曰天宮巧，十一曰洛兒殷，十二曰淡紅心，十三曰猩猩暈，十四曰小朱龍，十五曰格雙唐，十六曰媚花奴。這與『十眉』不皆是香閨韻事麼？你們該喝酒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癡珠今日，肚子裏新開一間脂粉舖，我們賀他一杯吧。」

於是通喝一杯。端上菜，大家用些。青萍回道：「偷園弓箭送來，天快黑了，還射不射哩？」荷生向采秋道：「去射吧。」瑤華欣然出位，拉紫滄道：「射一回箭去。」采秋道：「我久不射，手不柔了。琴妹妹去射，我瞧著。」便攜瑤華的手走，大家都跟下閣。紫滄道：「到汾堤空地上射去。」荷生道：「好。」於是都向西廊走來。

瑤華瞧個空，早就下層閣裏，換上一雙小蠻靴。將頭上釵、手上釧、身上大衣一起卸下，祇穿件箭袖大鑲大滾的桃紅線縐短棉襖，將一條白綾百蝶官裙繫在小襖上。裙幅都插在腰裏，露出鑲花邊的青縐夾褲腳，大紅的一簇褲帶條，攜上弓箭。

大家正說：「琴仙怎的不見？」瑤華卻悄悄站在紫滄身後，將手向紫滄肩上一拍，說道：「我來也！」紫滄和大家都覺得一跳。采秋笑道：「琴妹妹結束得好。」跟人早掛上一個二尺圓的五色箭筒。瑤華步到上面站着，先將弓試了一試，道：「這弓是幾個力？」采秋道：「這平常射的，不過三個力。」瑤華便取過飽頭箭，搭上了弓，調正了柳腰，拳回至手。祇聽得鳴的一聲響，早著在第三層青圈上。大家喝聲採。第二箭又著在第一個紅圈，大家連聲說「好！」第三箭又著了。

荷生笑吟吟的向采秋道：「我再不想琴仙有此好箭！」采秋道：「難為他是鑲學的，便有如此手段。」紫滄自覺得得意。

瑤華站著歇一歇，移步向采秋道：「採姊姊，我僮了，如今你射去。」采秋道：「我把工夫丟開一年多，比不得你天天操練。我再射，斷不能像你這般準。」荷生道：「準不準算甚麼，不過耍一耍，也覺得有趣。」小岑道：「就是不準，難道怕人笑話麼？」

癡珠道：「我有個令，采秋你遵不遵？」采秋笑道：「你甚麼令？」癡珠道：「你看天上飛的一陣陣鴉，我指一個，你射了吧。」采秋笑道：「鴉子我還怕不準，你卻要另出題目。」荷生道：「這個耍不得，射得不好，卻把人射一箭，怎了？」紫滄道：「你沒有瞧過他手段，替他擔心。」荷生道：「我不信，他就能箭無虛發。」癡珠笑道：「你不信，我卻信得過。采秋，你射吧，我叫秋痕替你結束。」

采秋拗不過大家意思，於是將大衫卸下，付給香雪。秋痕便把他首飾除下，將簪控緊髻子。采秋祇將裙帶結好，也不摺上裙幅。瑤華遞過弓，采秋要過幾支狼牙箭，向癡珠道：「你要我射那一陣那一個鴉，我卻不能。我準一箭一鴉，給你瞧吧。」癡珠道：「就是這樣。」瑤華道：「可不是準呢，先前偏要說許多話，可見採姊姊是個老好巨猾。」荷生道：「我總信不過，采秋，小心吧。」

采秋笑一笑，走上高坡站著。恰好有群鴉，啞啞的從西過來，采秋就站遠些，眾人祇聽弓弦一響，卻驀然一個鴉墜地。青萍等正搶著去拾，又見兩個鴉帶箭墜地了。大家目不及視，口不能言。癡珠鼓掌道：「荷生，何如？」荷生眉飛色舞，說道：「這個真怪！」采秋早將弓付給香雪，披上大衫，移步向秋痕。戴上首飾，說道：「上燈了，喝酒去吧。」

此時雲淨天空，冰輪擁出，微風引著南岸桂花的香，陣陣撲入鼻孔。

大家步入西廊，見閣上閣下的燈都已點上。就在臺階上三兩成羣，嘖嘖稱讚採秋的神箭，瑤華的工力。荷生吩咐跟人，將閣上三面花門一起洞開，把座位通擺在石欄杆甬道。

然後大家步到東廊，上了石磴，在平臺上憑眺一回。癡珠、秋痕、荷生、紫滄、小岑先行入席。癡珠高興之至，喝了一滿杯，吟道：「一年明月今宵多。」秋痕接道：「不知明月為誰好？」癡珠一笑。

彼時劍秋、瑤華、丹翬、曼雲尚未歸座，正憑在石欄遙望。瑤華望著堤南秋華堂桂樹，因接道：「鏡轉桂岩月。」劍秋望著芙蓉洲水亭，因接道：「江亭月白誦南華。」曼雲望著閣東汾流，月色水光如一條玉帶，便也接道：「蟾蜍夜艷秋河月。」丹翬近望閣門外一帶梧桐，遠望汾堤上萬株煙柳，便接道：「鹿門月照開煙樹。」荷生笑道：「好得很！今夕此會，本為賞月，我也吟一句吧。『手掐花梢記月痕。』」采秋接道：「錦筵紅燭月未午。」劍秋拍手讚道：「切情切景，大家各飲一大鍾吧。」於是劍秋等也入席，豪飲一回。上了幾件菜，用些點心，復各散開。

此時約有七下多鐘了，金風瑟瑟，玉露零零。幸各帶幾分酒意，尚不覺羅袂生寒。大家攜著玉人，憑高凝望，真如到琉璃世界，飄飄若仙。相視而笑，轉忘言象。

倒是紫滄，憶起瑤華的劍來，說道：「你取了劍，何不向院子舞一回？」荷生道：「好極！采秋和瑤華同舞吧。」紫滄道：「一人舞一回，兩人再同舞一回，纔有趣呢。」癡珠道：「紫滄何不先舞一回，給他們看？」紫滄道：「我就先舞。」

於是紫滄卸下大衣，大踏步下去，舞了一回。劍秋看得高興，也舞起來。荷生見舞得熱鬧，教青萍取過一個粉定窯的大鍾，和大家各喝一鍾。兩人舞罷上來，穿好衣服，合席通敬一大鍾，兩人喝了。紫滄道：「瑤華舞吧。」瑤華大衣卸後，就不曾穿，便提劍下去，進退抑揚，舞得月光閃爍，燈影迷離。大家同聲喝采。采秋喝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我也舞去。」於是卸去首飾、外衣，露出大鑲大滾的蔥綠湖縐綿小襖，鑲花邊的大紅縐夾褲。越顯得博雪作膚，鏤月為骨。當下捲起箭袖，抽出一雙鴛鴦劍，向荷生笑一笑，走下閣去了。

癡珠向荷生道：「我和你往臺階看去。」秋痕也跟著，到得臺階，祇見寒芒四射，咄咄逼人。漸漸萬道金蛇縱橫馳騁，末後一團雪絮上下紛飛，全不見綠襖紅裳影兒。

先前瑤華倚著劍，站在一邊，還想和采秋同舞一回。看到這裏，就將劍收起，向荷生道：「似此神技，紫滄要我和姊姊同舞，我怎敢呢？」荷生道：「你就舞得好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再努力學吧。」

正說著，瞥見有條白練臨風一閃，早是采秋站在跟前，笑道：「何如？」荷生攜著采秋雙手，看他面色微紅，鬢髮一絲不亂，說道：「你從那裏學來？」瑤華道：「採姊姊怕是前生學會呢！」癡珠道：「我們上去通喝幾鍾酒，也不負采秋這一回的舞劍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和你喝十大杯吧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招呼大家入席。飲了一會，端上菜點，隨意吃些。采秋道：「如今我們夜泛一回，領略水中月色，就由南岸上船，好麼？」大家都道：「好！」就教跟班們，吩咐車馬南岸伺候。

飯畢，眾人踏著月色上船，向芙蓉洲駛來。船中早備著香茗時果，大家隨意說說笑笑。教水手轉由汾神廟後駛到水閣，由水閣駛到南岸。落葉打篷，寒花蕩夕，星河散采，珠翠生涼。

一會，各家車馬燈籠紛然並集。先是紫滄帶了瑤華上車，次是小岑、丹翬一車，劍秋、曼雲一車，各自去了。荷生道：「癡珠今夜是回秋華堂，還到秋心院呢？」癡珠道：「秋痕今日原是坐我的車，這時候他家的車還沒來，想是他家不要他了，我今就陪他在船裏坐一夜吧。」采秋道：「天氣涼得很，豈宜如此？」荷生道：「你又信他！我們走了，怕他不回去秋華堂做好夢麼？祇是秋痕同癡珠，今日出城這一遭，我卻要問一問。」癡珠默然。

秋痕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今日出城，是為著我那殉難的姊姊忌辰。」荷生笑道：「甚麼地方都可祭奠，特特跑上竹竿嶺，冤不冤呢？」采秋道：「我卻會得他的意思。」癡珠道：「夜深了，你兩個要回去，該走了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倒忘了。」於是香雪扶著采秋，秋痕送到船頭。癡珠送荷生上岸，看荷生、采秋上車去遠了，方纔轉身攜著秋痕進艙，喚禿頭撤去餚核，拭淨几案，換一枝蠟燭。

秋痕吹起笛來，聲聲激烈。癡珠吩咐水手，將船蕩至水閣。自出船頭站立，見月點波心，風來水面。覺得笛聲催起亂草蟲鳴，高槐鴉噪，從高爽沉寥中生蕭瑟。秋痕也覺裙帶驚風，釵環愁重，將笛停住。搭起跳板，兩人扶上，悵望一回。

秋痕想起五月初五的事來，不知不覺玉容寂寞，涕泗欄杆。癡珠起先愕然，後來自己觸目傷懷，百端難受。將秋痕的手握在掌中，輕輕的搓了幾搓，說道：「風月自清夜，江山非故園！我們還下船坐吧。」秋痕點頭，便喚禿頭伺候。

兩人重入艙，喝了幾口茶。癡珠見几上有筆硯，便將秋痕一幅手絹展開，寫道：

採春慣唱懊儂歌，碧海青天此恨多！
所不同心如此水，好拋星眼剪秋波。

溪上殘更露濕衣，月明一舸竟忘歸；

笛聲吹出凌波曲，驚起鴛鴦拍拍飛。款書「八月之望，漏下四鼓，攜秋痕泛舟柳溪題贈。」

寫畢，兩人都覺黯然欲絕。還是秋痕輾然笑道：「這地方喚做芙蓉洲，我同你把芙蓉成語同記一記，看得有幾多？」癡珠道：「詩詞歌賦上這兩字多得很，那裏說得完！」秋痕道：「芙蓉城到底是天上是人間？」癡珠道：「石曼卿為芙蓉城主，此虛無縹緲之說。成都府城多種木芙蓉，也喚作芙蓉城。你怎的問起？」秋痕不語。

此時月斜雞唱，癡珠也覺玉無溫。倚香不暖。便喚水手將船駛到秋華堂門口。禿頭先行上去，招呼大家起來伺候。然後，癡珠慢慢的攜著秋痕，回來西院，到裏間和衣睡倒。一覺未醒，天早明了。正是：

酒香花氣，弓影劍光。

春風蚊蝶，秋水鴛鴦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